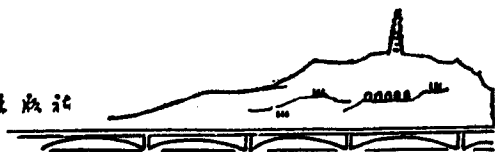


红旗飘飘

24

4371 242
5638
082943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旗飘飘（24集）

本社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6.75印张 150千字

198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0.54元



目 次

刘邓大军突破中央战线.....	苗冰舒	1
在太行山上学军事		
——记刘伯承同志的治学方法.....	刘备耕	20
红色电台远征记.....	袁以辉	26
吕梁山烽烟.....	张汉丞	60
回忆“新民学会”成立会.....	萧 三	82
创业倍艰辛 历程多坎坷		
——秋收起义部队初上井冈山的片断回忆.....	赖 毅	86
祝大舅父幹夫先生六十四寿辰的信.....	王若飞	97
给女儿玉华的两封信.....	罗瑞卿	104
怀念赵世炎同志.....	萧 三	109
做小说		
——鲁迅先生教导回忆录.....	钦 文	119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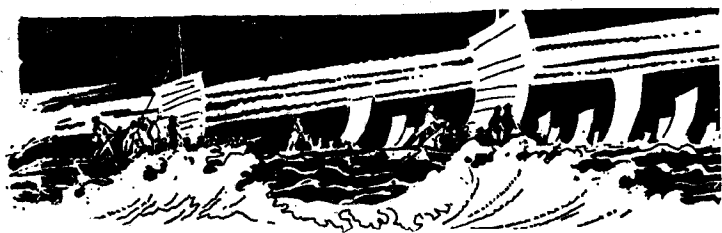
- 怀念茅盾老师……………赵 明 130
长怀许广平先生……………锡 金 145
一个女红军走过的路
——贺子珍的几个故事……………行 娟 168

高尚的人

- 缅怀柯棣华大夫……………任 远 191
森增太郎……………林 滔 195

- 战役前夜见陈总……………左现田 口述 耿汉平 整理 200
在撤离延安的途中……………高克强 口述 耿汉平 整理 206

- 封面画 月夜……………李宝林



刘邓大军突破中央战线

苗冰舒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晚，在鲁西南前线，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亲率十二万战略大军，在党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一举攻破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黄河防线。南京国民党军智囊团和美军顾问团接到战报几乎同时惊呼，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失守了，足抵“四十万大军”的中央战线被攻破了。连当时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听到消息也大惊失色地说，这是六·三〇事件，是惊人的消息！

国民党的黄河防线到底怎样被刘邓大军攻破的呢？

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

六月三十日仲夏之夜。

当刘、邓首长率军来到黄河北岸，驻守的敌军竟丝毫没有发现。从东阿至濮县，在长达三百里的黄河沿线，河水奔腾喧逐，

由西向东哗哗地流淌，河边的芦苇与菖蒲，在轻风吹拂下窸窣作响。星垂旷野，月涌中流。在夜色苍茫中，河边船工从苇丛深处推出一只只平头木船，刘、邓首长敏捷地跳上船去。两位首长意气风发并肩站在船头，船象脱弦利箭，向黄河南岸急驶而去。

夜平静得出奇。突然，两架敌人的侦察机，沿黄河由西向东飞来，一路撒下许许多多照明弹。站在船头、解开外衣的邓政委，见敌机临空，谈笑风生地对刘司令员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特给点亮了‘天灯’。敌人的空军墨守成规，一侦察，二报告，等它叫来轰炸机群，我们全军渡河完毕！”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夜，我晋冀鲁豫野战
军主力强渡黄河

“是啊！”刘司令员用手推推他的玳瑁框眼镜，赞同地说，“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渡陈仓呢！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嘛！”说着，两位首长相视而笑。

面对此情此景，听着两位首长的一说一答，指挥部的同志们人人露出惊疑的神色，国民党报纸和“中央社”吹嘘的足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难道就这样突破了吗？敌人新调来的两师河防主力现在哪里？在首长身边的人，对刘、邓首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精湛军事指挥艺术，没有不从心里佩服的，感到这是向刘、邓首长学习的最好机会。

记得是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当时蒋介石被迫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分别集中了三十一个旅共二十多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五十六个旅共四十多万人压在山东战场上。刘伯承司令员曾把当时战场上这种敌我态势，形象地比喻为一只大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敌人的要害部位和薄弱环节。党中央为粉碎敌人的这次所谓重点进攻，决定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南渡黄河，但何时渡河，则由刘、邓自行决定。大军能否胜利渡河，是这项重大战略决策的关键。在冀鲁豫前线，刘、邓时而分兵，时而合击。一月末，主力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南集团在邓政委指挥下攻克柘城、亳州；北集团在刘司令员指挥下攻克定陶、曹县。然后合兵一起，进行鲁南战役。大军忽而出击陇海，忽而又转战豫北；逼得晋冀鲁豫前线蒋军疲于奔命，统统跟在刘邓大军身后跑。难怪我们有位高级干部兴奋地对新华社记者说：在冀鲁豫前线，蒋军的指挥官与其说是白崇禧、顾祝同，不如说是刘、邓，因为首长叫他们到哪里，他们就不得不到哪里。

在渡河之前，刘、邓把十二万野战军主力集中在身边，而让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攻势，跟敌人打得难解难分，同时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敌人视线。刘、邓首长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夜以继日地进行渡河的准备工作。指挥部设在三间冀鲁豫一带典型的农民房

子里，黄泥坯墙，茅草顶，房间不大，四壁钉满了地图，中央摆着四张方桌，桌上铺着黄呢军毯。邓政委坐在桌头位置，一边看着地图，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面前的小瓷碟里堆满了烟蒂。刘司令员则把双手插在皮带中，在屋里踱步沉思。李达参谋长则电话不离手，交替着和冀南、豫皖苏军区部队首长通话，了解各地的战况。

这些天来，刘、邓首长一直注视着太行、冀南和豫皖苏部队的战斗，而身边的十二万精兵几乎纹丝儿没动。首长身边的作战人员都在纳闷：刘、邓心中在想什么呢？两位首长一向重视培养年轻的军事指挥人员，他们可能看出了指挥部人员迷惑不解的心情，刘司令员问身边的一个作战参谋，说：

“难道，这不象两千年前我国有名的传统战法：临晋设疑，夏阳渡河？”接着他讲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公元前二百多年，汉、魏交兵，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举兵攻魏。魏王豹把主力部署在黄河东岸的蒲坂，企图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阻遏汉军渡河。于是，韩信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故意把船只集中起来，摆出要在临晋渡河的架势，暗中却调遣军队，出其不意，在夏阳用木罌渡军，取得了胜利。讲到这里，刘司令员把话题引到现实说：“如今，我们让冀南、豫皖苏两支部队再打得热闹些，我们好从中举事！”

听了刘司令员的这番话，大家才恍然大悟。当太行、冀南和豫皖苏部队和敌人连续打了几天几夜，直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时，国民党郑州前线司令部却发表电评，说什么共军刘邓部南进受挫，已被迫“西窜”，不久可能退回太行，目前正为撤军扫清道路。可见敌前线司令部已中了刘、邓首长之计，足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自然就成了不设防的防线；本来，新调来的两师主力已在河东挖了些滩头阵地，因听指挥部说共军准备“西窜”，

放松了戒备，部队根本未进入阵地。加上刘、邓挥师渡河所采用的是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当我军渡河完毕，敌河防部队立刻全线崩溃。

刘、邓首长率军渡过黄河，在下船前，几乎同时把手伸向船工，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辛苦了，是你们为人民立了大功！”后来，两位首长还亲笔签署命令，嘉奖黄河船工：“……你们不顾敌军的炮火和蒋机的骚扰，不顾日夜的疲劳，积极协助我军渡过了大反攻的第一个大障碍，……这是你们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刘邓大军胜利南渡的消息，象颗重磅炸弹，在国民党的老巢中轰然炸响了。当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槐拿着空军侦察情报，径直到南京黄浦路蒋介石的官邸报告时，蒋介石欢迎司徒雷登的宴会正在进行，听说刘邓大军渡过了黄河，蒋介石顿时面色苍白，两眼木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郭汝槐把这个消息同时告诉了司徒雷登，这位美国驻华大使，出生在中国的东方学者，一反平时温文尔雅、莞尔一笑的翩翩风度，“哦”的一声惊叫说，“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的被攻破！你们花着平均每月三千万银元的美援军费，使用着世界上头等的美械装备，竟然一枪不发，号称足抵四十万大军的防线被人突破，国军力量，日见式微！”

“大使先生放心！”蒋介石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惶恐和尴尬，定了定神说，“我将亲自到前线指挥，把刘邓部逐回黄河以北！”

“但愿如此！”司徒雷登象在念祈祷词，然后站起身来告别说，“美国总统将派特别代表魏德迈将军来华考察军事，你可以找他谈谈。”

运筹帷幄 歼敌六万

刘邓大军南渡成功，蒋介石集团恐慌万状。蒋介石顾不得起码的礼仪，没在南京迎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却乘飞机赶到郑州前线，想露两手给特别代表看看，以挽回一点面子，同时，他也明白，只有把刘邓大军赶回黄河以北，才能重新扭转战局。

“美龄”号座机停到郑州机场，蒋介石走下飞机的舷梯，向鹤立已久的国民党郑州前线的将领们匆匆忙忙打了个招呼，便一头钻进一辆“别克”高级轿车，赶往郑州“剿总”。蒋介石没顾得喘一口气，便俯在鲁西南战场的沙盘作业上……

“对付刘、邓，可并不那样简单哪！”蒋介石在郑州“剿总”对他的将领们说。这个自称半拉子军事家的反革命头目清楚地知道，经过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在国民党军中不仅校尉军官，就连曾在台儿庄博得虚名的孙连仲将军，一听刘伯承、邓小平的名字，都有些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就拿一九四五年十月平汉会战来说，当时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主力，经同蒲、正太路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向南压，同时命令孙连仲指挥十一战区主力由新乡向北进，企图南北夹攻，打通平汉，会师邯郸。当孙连仲命令自己的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向北疾进时，刘、邓首长巧妙摆布，把敌人三个军诱入滏阳河河套，生俘了敌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一万七千余人，毙敌军长以下三千余人，还争取了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阵前起义，使平汉战役以我军的辉煌胜利、蒋军的惨败而告终。从此，直接负指挥责任的孙连仲，再也不提他在台儿庄作战跟日军打过平手的话了，而每谈到在中线战场上跟刘、邓作战，总是噤若寒蝉。他曾私下对人说：“败军之将，岂可言勇！”所以，当蒋介石说了上面一

句话，别的将领虽无明显反应，孙连仲却深深点了点头。

除了到西北战场的胡宗南，去东北战场的陈诚，蒋介石这次在郑州召开的作战会议，中央战线的国民党军要员，如“小诸葛”白崇禧，“大粥桶”顾祝同，“福将”刘峙，兵团司令孙连仲、王敬久、王仲廉、胡璉、邱清泉、孙元良、李弥等都到了。他们环立如堵，面面相觑，大厅里寂静异常，谁都不敢咳嗽一声。作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把刘、邓主力逐回到黄河北岸去？蒋介石先征求白崇禧、顾祝同、刘峙的意见。

据说，会上白崇禧是欲言又止。他在国民党军中过了一生戎马生活，深知蒋介石不会采纳他的意见，于是采取了金人三缄其口的办法，一言不发。

顾祝同曾是黄埔军校教员，蒋介石曾任军校校长，校长二字是顾祝同一贯对蒋的尊称，见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连忙说：“校长的脑袋，就是学生的脑袋。”

刘峙也忙附议：“领袖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

蒋介石见部下都不敢多说话，随即宣布：“我命令：王敬久、王仲廉两个集团军并肩作战，以五十五师（两个旅）守郛城，以六十三师之一五二旅守定陶，吸引刘、邓部屯兵城下，以整三十二师（两个旅）、整六十六师（三个旅）和七十师（两个旅）共十个旅的兵力，齐头并进，把共军逼过黄河去，否则就地消灭！”说到这里，蒋介石猛地扔下手中粗大的红蓝铅笔，又说，“逼刘、邓部背水而战，把他们置于死地！”

蒋介石一声令下，王敬久、王仲廉立即执行，他们慌忙离开郑州行营，去调兵遣将。

战场形势急速变化，刘司令员和邓政委注视着作战地图，邓政委一下看出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一针见血地说：“敌人想逼我

们背水而战，把我们置于死地。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等别人把你置于死地，生死问题就由不得自己了，为着人民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

“我们打出去，逼敌人背水而战！”刘司令员指着地图对邓政委说，“你瞧，蒋介石这是摆了条死蛇阵，简直是首尾难顾。”

“是啊！”邓政委同意刘司令员的正确分析，他补充说，“敌人是在平均使用兵力，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正合我的想法！”邓政委下了决心，说：“打！”

在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清楚，只要刘、邓首长话说得非常投机，配合得特别默契，切磋得最紧张，商量最频繁的时候，就知道又快有好仗打了。大家听着刘、邓首长一说一答，紧张切磋，想法最后都合在一个“打”字上，指挥部的人不由得都兴奋鼓舞起来，尽管兵马未动，但似乎已胜券在握了。

就在这期间，除了原守黄河的国民党军退到郛城、菏泽等地坚守以外，蒋介石又从豫皖苏、豫北等地抽调四个师加一个旅，由王敬久指挥，分左右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敌人的企图是坚守郛城，吸引我屯兵城下，然后以右路主力拊我侧背，把我军主力歼灭于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重新把我逼到黄河以北。刘、邓首长针对敌人的企图，采取了“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一面急攻郛城，引敌来援，一面伸入敌纵深，攻定陶、曹县，与此同时，派兵南进冉固集、汶上集地区，伏击敌人侧背。由于我军攻势勇猛，敌人猝不及防，四天之内连克郛城，歼敌两个旅、一个师部，同时克定陶、曹县，全歼定陶守敌和敌左路军一个旅，使敌右路军成为孤立的一条死蛇，摆在巨野东南、金乡西北的六营集、独立集、羊山集一带。我军采取奔袭

的办法，先将敌分割，然后用“围三阙一”的打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我军首先由西面猛攻，敌人纷纷东逃，敌三个半旅、两个师部全部钻进了刘、邓首长布下的口袋阵之中，很快被歼灭了。

此时，我军已腾出手来，可以歼灭敌六十六师了。当时，敌六十六师被困于羊山集，他们以为羊山集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工事坚固，可凭险坚守。但刘、邓首长指挥部队以猛虎掏心之战术，直捣六十六师宋瑞珂的师部。在我军猛烈的攻势下，敌师长、参谋长，只得把手帕搭在小棍上，举起降旗。三旅敌人失去指挥，首尾难顾，全军覆没。

至此，我军渡过黄河天险后，经过二十八天连续猛烈的战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敌九个半旅、四个师部，共六万余人，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举行战略反攻的序幕。

毛主席、刘副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都非常赞赏鲁西南的这次战役。党中央七月二十九日特地发来嘉奖令，电文说：“自卫战争第二年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均歼灭敌人一部外，我刘邓军自七月二日到七月二十八日在郛城、巨野、定陶地区连续不停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六万余人，战绩甚大，特通令嘉奖。”新华社为此发表社论，指出：“我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所部的人民解放军，自六月三十日夜在鲁西南渡黄河南下以后，……前后二十天中间连战皆捷，较小的战果不计外，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毙俘敌据初步统计达六万余人，俘虏中包括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七十师师长陈颐鼎、七十师副师长罗哲东、五十五师副师长理明亚等高级将领。”

鲁西南国民党军被歼九个半旅，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开封，正在开封坐镇的蒋介石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天之内骂了好几个国民党军政主官。当然，被骂得最凶的，要数鲁西南前线集团

军总指挥王敬久。

听说蒋介石还摔了茶杯，殴打了侍卫，把个王敬久直骂得狗血淋头，连最肮脏的话都骂出来了。最后，蒋介石对王敬久宣布：“你被撤职了，我要把你送军事法庭！”

这次败仗明明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却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王敬久身上，让王敬久当了替罪羊。

阵中谍影与空中袭击

蒋介石跟王仲廉鬼鬼祟祟密谋半日，又通知在南京的国防部二厅（情报）厅长侯腾、三厅（作战）厅长郭汝槐火速到开封，侯、郭坐飞机到了郑州，又从郑州赶到开封。这两个人坐在一辆轿车里，一路上都在嘀咕：

自刘邓大军南渡后，蒋介石亲自指挥鲁西南大会战，以连战皆输告终，他一连骂了好几名主官，亲自撤掉王敬久的职，命令枪毙了几名情报军官，还打了他的侍卫长……现在又把他们从南京叫到开封，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青天而股战，望穹庐而寒栗，不知何时，大难将临头……”郭汝槐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时这样说。他每送一次战报，就挨蒋介石一顿臭骂，只因衣领上佩着将花，才没被打耳光子。

至于侯腾这些日子因情报不准，已被蒋介石骂了几回。他深感“伴君如伴虎”，一路上也愁眉不展。只听侯腾说：这可真象希腊神话中摩里达克斯之剑的故事。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要人用一根马尾，把一柄利剑悬在他的廷臣摩里达克斯头顶上，以示君王多危。此刻他感到自己头顶上，好象也悬着这样一把利剑。

郭汝槐试探着答了一句：这锋利的剑，不能总悬在我们的

头上啊！

郭、侯提心吊胆来到开封。蒋介石见了他们，这一次倒没有痛骂，而把他跟王仲廉的密谋和盘告诉了郭、侯，因为他们密谋的事还得作战、情报厅去办。

蒋介石最爱重复特务头子戴笠的话，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就到谈判桌上拿；谈判桌上拿不到的东西，还有办法拿到。蒋介石心怀叵测地说，“党国”应当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公开战线——军队；一个是秘密战线——特工。蒋介石这次亲自布置特务，要搞掉我们的主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香饵之下，定有贪鱼。蒋不仅找特务头子侯腾密谋，还找了作战厅长郭汝槐，把黄河归故，列入作战计划……

“黄河归故，怎么列入作战计划？”侯腾听了觉得惊讶，但铁路巡警各管一段，既然这是蒋介石分配给郭汝槐的任务，他可以不管，于是出来找到王仲廉，在他所属部队挑选了几个重庆“造时场”训练出来的特务和息峰“情训班”培养出来的谍报人员，派到了鲁西南前线。

侯腾把蒋介石亲自授意，王仲廉亲自挑选，他自己直接掌握、派遣的特务行动，称之为“摩里达克斯之剑”行动，让这些特务、间谍越过战线，进入我方驻地。

“五万元光洋！”这是蒋介石亲口许诺的数字，这巨额悬赏使特务、间谍们利令智昏、头晕目眩。他们有的为了这笔巨款连夜赶路，有的因为走得慌忙在穿越战场时，就被我军破获逮捕了。进入我方阵地的间谍组个别特务，和当地阶级敌人挂上钩，竟到了刘邓大军总部驻地——丁官屯。当然，即使敌人化装进了村子，要找到刘、邓首长也是不容易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只要数数他肩章上的梅花，就知道这个军官的军阶；看看他胸前的略表就知道他的大致经历，但刘、邓首长穿的是战士完全一样



的军服，即使在敌人面前走过，也难以认出来。但这些敌人毕竟是些训练有素的鹰犬，他们的嗅觉要比猎狗的嗅觉灵敏得多。他们在丁官屯感觉到了总部的忙碌劲儿，发现了通向各地的大把大把电线，断定这个村子正是总部驻地，而村中一个三合小院一定就是指挥部的核心所在。

这所三合小院，正住着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和李达参谋长等四位首长，而小院的西屋是作战室。虽然这是普普通通的三间民房，但这里是整个晋冀鲁豫战场的神经中枢，是中线战略大军的主脑。要指挥一支战略大军，指挥部相当繁忙。作战室屋外有警卫战士守卫，进门有值班参谋值班。整个作战室里充满严肃而又紧张的气氛。一幅 1:50000 的作战图，从墙根下，贴满了墙壁，连屋顶仰棚新的苇箔上也挂满地图，房梁上挂着四盏马灯，桌上点着一支支蜡烛。刘司令员目力不济，在昏黄的灯光下，为了看清地图，有时要戴两副眼镜，手里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识别针鼻大小的字样；邓政委因深思熟虑，一根又一根地擦着火柴，却往往忘了点燃香烟……他们通宵达旦、挥汗如雨地为胜利而操劳，却把个人的安危置之脑后，尽管保卫人员不止一次地提醒，刘、邓、张、李四位首长都没有离开作战室，为了安全，夜间可以在村子里工作，白天必须到村外防空掩蔽部里去。那时是三天两头行军，掩蔽部只能是几个半掘开式的“掩蔽洞”，首长急全线作战所急，肯躲进“掩蔽洞”吗？所以，那天特务们进村，刘、邓等首长正在作战室紧张地工作着……

我军自南渡过河，头顶上空天天都有敌机盘旋，当时的地下特务，想与天空敌机取得联系，简直易如反掌。他们在这座小院不远的屋顶上，刚刚摆上一块红色丁字布板——敌地对空联络信号，敌机便发现了目标，径直飞向丁官屯上空。警卫人员见敌

机来得突然，顾不得说话便从作战室里拉起首长就往外跑，还没有跑出院子，重磅炸弹就在北屋后面、作战室山墙边炸响。趁着猛烈的气浪和迷漫的硝烟，警卫人员再拉起刘、邓等首长跑出村外，走进邻近树林。村里的保卫人员见敌机来得蹊跷，便迅速进行搜索，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敌特摆下的布板收起，当敌机兜了个大圈子，再飞回丁官屯上空时，目标已找不到了。于是有目标的轰炸变成迷盲行动了。保卫人员迅速查获了摆布板的敌特，刘、邓首长这才往回走。

在乡间小道上，两位首长一边走路一边说话。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

“我们这是第几次了？”刘司令员笑着问邓政委。

我军自转入外线作战，刘、邓总部离开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国民党军连连吃败仗，为了掩盖他们的败绩，国民党报纸和“中央社”一再造谣，一说刘邓作战负伤，二说他们潜